

冯梦龙 编

新言世通言
下



冯梦龙 编

新世通言

下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

欲学为仙说与贤，长生不老虚传。

少贪色欲身康健，心不瞒人便是仙。

话说故宋时杭州普济桥有个宝山院，乃嘉泰中所建，又名华光庙，以奉五显之神。哪五显？

一显，聪昭圣孚仁福善王；

二显，明昭圣孚义福愿王；

三显，正昭圣孚智福应王；

四显，直昭圣孚爱福惠王；

五显，德昭圣孚信福庆王。

此五显，乃是五行之佐，最有灵应。或言五显即五通，此谬言也。绍定初年，丞相郑清之重修。添造楼房精舍，极其华整。遭元时兵火，道侣流散，房垣倒塌，左右民居，亦皆凋落。至正初年，道士募缘修理，香火重兴，不在话下。单说本郡秀才魏宇，所居于庙相近。同表兄服道勤读书于庙旁之小楼。魏生年方一十七岁，丰姿俊雅，性复温柔，言语恂恂，宛如处子。每赴文会，同辈辄调戏之，呼为魏娘子。魏生羞脸发赤。自此不会宾客，只在楼上温习学业。惟服生朝夕相见。一日，服生因母病回家侍疾，魏生独居楼中读书。约至二鼓，忽闻有人叩门。生疑表兄之来也，开而视之。见一先生，黄袍蓝袖，丝拂纶巾，丰仪美髯，香风袭

裘，有出世凌云之表。背后跟着个小道童，也生得清秀，捧着个朱红盒子。先生自说：“吾乃纯阳吕洞宾，遨游四海，偶尔经过此地。空中闻子书声清亮，殷勤嗜学，必取科甲，且有神仙之分。每与汝宿世有缘，合当度汝。知汝独居，特特奉访。”魏生听说，又惊又喜。连忙下拜，请纯阳南面坐定，自己侧坐相陪。洞宾呼道童，拿过盒子，摆在桌上，都是鲜异果品，和那山珍海错，馨香扑鼻。所用紫金杯，白玉壶，其壶不满三寸，出酒不竭，其酒色如琥珀，味若醍醐。洞宾道：“此仙肴仙酒，惟吾仙家受用。以子有缘，故得同享。”魏生此时，恍恍惚惚，如已在十洲三岛之中矣。饮酒中间，洞宾道：“今夜与子奇遇，不可无诗。”魏生欲观仙笔，即将文房四宝，列于几上。洞宾不假思索，信笔赋诗四首：

黄鹤楼前灵气生，蟠桃会上啜玄英。

剑横紫海秋光劲，每夕乘云上玉京。其一

嵯峨栋宇接云烟，身在蓬壶境里眠。

一觉不知天地老，醒来又见几桑田。其二

一粒金丹羽化奇，就中玄妙少人知。

夜来忽听钧天乐，知是仙人跨鹤时。其三

剑气横空海月浮，遨游顷刻遍神州。

蟠桃历尽三千度，不计人间九百秋。其四

字势飞舞，魏生赞不绝口。洞宾问道：“子聪明过人，可随意作一诗，以观子仙缘之迟速也。”魏生亦赋二绝：

十三峰前琼树齐，此生何似蹶天梯。

消磨寰宇尘氛净，漫着霞裳礼玉枢。其一

天空月色两悠悠，绝胜飞吟亭上游。

夜静玉箫天宇碧，直随鹤驭到瀛洲。其二

洞宾览毕，目视魏生微笑道：“子有瀛洲之志，真仙种也。昔西汉大将军霍去病，祷于神君之庙，神君现形，愿为夫妇。去病大怒而去。后病笃，复遣人哀恳神君求救。神君曰：‘霍将军体弱，吾欲以太阴精气补之。霍将军不悟，认为淫欲，遂尔见绝。今日之病，不可救矣。’去病遂死。仙家度人之法，不拘一定，岂是凡人所知。惟有缘者信之不疑耳。吾更赠子一诗。”诗云：

相逢此夕在琼楼，酬酢灯前且自留。

玉液斟来晶影动，珠玑赋就峡云收。

漫将凤世人间了，且藉仙缘天上修。

从此岳阳①消息近，白云天际自悠悠。

魏生读诗会意，亦答一绝句：

仙境清虚绝欲尘，凡心哪杂道心真。

后庭无树栽琼玉，空羨隋场堤上人。

二人唱和之后，意益绸缪。洞宾命童子且去：“今夜吾当宿此。”又向魏生道：“子能与吾相聚十昼夜，当令子神完气足，日记万言。”魏生信以为然。酒酣，洞宾先寝。魏生和衣睡于洞宾之侧。洞宾道：“凡人肌肉相凑，则神气自能往来。若和衣各睡，吾不能有益于子也。”乃抱魏生于怀，为之解衣，并枕而卧。洞宾软款抚摩，渐至狎浪。魏生欲窃其仙气，隐忍不辞。至鸡鸣时，洞宾与魏生说：“仙机不可漏泄。乘此未明，与子暂别。夜当再会。”推窗一跃，已不知

①岳阳：传说吕洞宾有“三醉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洞”的诗句，这里即指此。

所在。魏生大惊，决为真仙。取夜来金玉之器看之，皆真物也。制度精巧可爱。枕席之间，余香不散。魏生凝思不已。至夜，洞宾又来与生同寝。一连宿了十余夜，情好愈密，彼此俱不忍舍。一夕，洞宾与魏生饮酒，说道：“我们的私事，昨日何仙姑赴会回来知道了，大发恼怒，要奏上玉帝，你我都受罪责。我再三求告，方才息怒。她见我说你十分标致，要来看你。夜间相会时，你陪个小心，求服她，我自也在里面撺掇。倘得欢喜起来，从了也不见得。若得打做一家，这事永不露出来。得她太阴真气，亦能少助。”魏生听说，心中大喜。到日间，疾忙置办些美酒精饌果品，等候到晚。且喜这几日，服道勤不来，只魏生一个在楼上。魏生见更深人静了，焚起一炉好香，摆下酒果，又穿些华丽衣服，妆扮整齐，等待二仙。只见洞宾领着何仙姑径来楼上。看这仙姑，颜色柔媚，光艳射人，神采夺目。魏生一见，神魂飘荡，心意飞扬。那时身不由己，双膝跪下在仙姑面前。何仙姑看见魏生果然标致，心里真实欢喜。倒假意做个恼怒的模样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做得好事！扰乱清规，不守仙范，哪里是出家读书人的道理！”虽然如此，嗔中有喜。魏生叩头讨饶，洞宾也陪着小心，求服仙姑。仙姑说道：“你二人既然知罪，且饶这一次。”说了，便要起身。魏生再三苦留，说道：“尘俗粗看，聊表寸意。”洞宾又恳恳撺掇，说：“略饮数杯见意，不必固辞；若去了，便伤了仙家和气。”仙姑被留不过，只得勉强坐了。轮番把盏。洞宾又与仙姑说：“魏生高才能诗。今夕之乐，不可无咏。”仙姑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请师兄起句。”洞宾也不推辞。

每日蓬壶恋玉卮，暂同仙伴乐须斯。洞宾

一宵清兴因知己，几朵金莲映碧池。仙姑

物外幸逢环珮暖，人间亦许凤皇仪。魏生

殷勤莫为桃源①误，此夕须调琴瑟丝。洞宾

仙姑览诗，大怒道：“你二人如何戏弄我？”魏生慌忙磕头谢罪。洞宾劝道：“天上人间，其情则一。洛妃解珮，神女行云，此皆吾仙家故事也。世上佳人才子，犹为难遇，况魏生原有仙缘，神仙聚会，彼此一家，何必分体别形，效尘俗径矜之态乎？”说罢，仙姑低头不语，弄其裙带。洞宾道：

“和议已成，魏字可拜谢仙姑俯就之恩也。”魏生连忙下拜。仙姑笑扶而起，入席再酌，尽欢而罢。是夜，三人共寝。魏生先近仙姑，次后洞宾举事。阳变阴阖，欢娱一夜。仙姑道：“我三人此会，真是奇缘。可于枕上联诗一律。”

仙姑首唱：

满目辉光满目烟，无情却被有情牵。仙姑

春来杨柳风前舞，雨后桃花浪里颠。魏生

须信仙缘应不爽，漫将好事了当年。仙姑

香销梦绕三千界，黄鹤②栖迟一夜眠。洞宾

鸡鸣时，二仙起身欲别。魏生不舍，再三留恋，恳求今夜重会。仙姑含着羞说道：“你若谨慎，不向人言，我当源源而至。”自此以后，无夕不来。或时二仙同来，或时一仙自来。虽表兄服生，同寓书楼，一壁之隔，窗中来去，全不露迹。

如此半载有余。魏生渐渐黄瘦，肌肤销铄，欲食日减。

①桃源：传说晋时刘晨阮肇二人，在天台山采药，于桃源洞遇到两仙女，结为夫妇。

②黄鹤：指武昌黄鹤楼，传说曾有仙人在楼上住过。

夜间偏觉健旺，无奈日里倦怠，只想就枕。服生见其如此模样，叩其染病之故。魏生坚不肯吐。服生只得对他父亲说知。魏公到楼上看了儿子，大惊，乃取镜子教儿自家照。有魏生自睹赅羸之状，亦觉骇然。魏公劝儿回家调理，儿子哪里肯回。乃请医切脉，用药调理。是夜，二仙又来。魏生述容颜黄瘦，父亲要搬回之语。洞宾道：“凡人成仙，脱胎换骨，定然先将俗肌消尽，然后重换仙体。此非肉眼所知也。”魏生由此不疑。连药也不肯吃。再过数日，看看一丝两气。魏公着了忙，自携铺盖，往楼上守着儿子同宿。到夜半，儿子向着床里说鬼话。魏公叫唤不醒。连隔房服道勤都起身来看。只见魏生口里说：“二位师父怕怎的！不要去！”伸出手来，一把扯住，却扯了父亲。魏公双眼流泪，叫：“我儿！你病势十死一生，尤自不肯实说！那二位师父是何人？想是邪魅。”魏生道：“是两个仙人来度我的，不是邪魅。”魏公见儿沉重，不管他肯不肯，雇了一乘小轿抬回家去将息。儿子道：“仙人与我紫金杯，白玉壶，在书柜里，与我检好。”开柜看时，哪是紫金白玉？都是黄泥白泥捻就的。魏公道：“我儿，眼见得不是仙人是邪魅了！”魏生恰才心慌。只得将庙中初遇纯阳，后遇仙姑，始末叙了一遍。魏公不惊。一面教妈妈收拾净房，伏侍儿子养病，一面出门访问个祛妖的法师。走不多步，恰好一个法师，手中拿着法环①，摇将过来，朝着打个问讯。魏公连忙答礼，问道：“师父何来？”这法师说道：“弟子是湖广武当山张三丰②老爷的徒

①法环：降魔道士用的串铃。

②张三丰：明初著名道士。

弟，姓裴，法名守正，传得五雷法，普救人世。因见府上有妖气，故特动问。”魏公听得说话有些来历，慌忙请法师到里面客位里坐。茶毕，就把儿子的事，备细说与裴法师知道。裴道说：“令郎今在何处？”魏公就邀裴法师进到房里看魏生。裴道一见魏生，就与魏公说：“令郎却被两个雌雄妖精迷了。若再过旬日不治，这命休了。”魏公听说，慌忙下拜，说道：“万望师父慈悲，垂救犬子则个！永不敢忘！”裴法师说：“我今晚就与你拿这精怪。”魏公说：“如此甚好！或是要甚东西，吾师说来，小人好去治办。”裴守正说：“要一付熟三牲，和酒果五雷纸马，香烛，朱砂黄纸之类。”吩咐毕，又道：“暂且别去，晚上过来。”魏公送裴道出门，嘱道：“晚上准望光降。”裴法师道：“不必说。”照旧又来街上，摇着法环而去。魏公慌忙买办合用物件，都齐备了，只等裴法师来捉鬼。到晚，裴法师来了。魏公接着法师，说：“东西俱已完备，不知要摆在哪里？”裴道说：“就摆在令郎房里。”抬两张桌子进去，摆下三牲福物，烧起香来。裴道戴上法冠。穿领法衣，仗着剑，步起罡①来，念动咒诀，把朱砂书起符来，正要烧这符去，只见这符都是水湿的，烧不着。裴法师骂道：“畜生，不得无礼！”把剑望空中斫将去。这口剑被妖精接着，拿去悬空钉在屋中间，动也动不得。裴道心里慌张，把平生的法术都使出来，一些也不灵。魏公看着裴道，说：“师父头上戴的道冠儿哪里去了？”裴道说：“我不曾除下，如何便没了？又是作怪！”连忙使

①步罡：道士作法时，用足步按北斗位置形状画着走，称踏是步斗。

人去寻，只见门外有个尿桶，这道冠儿浮在尿桶面上。捞得起来时，烂臭，如何戴得在头上！裴道说：“这精怪妖气太盛，我的法术敌他不过。你自别作计较。”魏公见说，心里虽是烦恼，免不得把福物收了，请裴道来堂前散福，吃了酒饭。夜又深了，就留裴道在家安歇。彼此俱不欢喜。裴道也闷闷的，自去侧房里脱了衣服睡。才要合眼，只见三四个黄衣力士，扛四五十斤一块石板，压在裴道身上。口里说：“谢裴道的好法！”裴道压得动身不得，气也透不转，慌了，只得叫道：“有鬼，救人！救人！”原来魏公家里人正收拾未了，还不曾睡。听得裴道叫响，魏公与家人拿着灯火，走进房来。看裴道时，见裴道被块青石板压在身上，动不得。两三个人慌忙扛去这块石板，救起裴道来，将姜汤灌了一回，东方已明，裴道也醒了。裴道梳洗已毕，又吃些早粥，辞了魏公自去，不在话下。魏公见这模样，夫妻两个，泪不曾干，也没奈何。

次日，表兄服道勤来看魏生。魏公与服生各说夜里裴道着鬼之事。“怎生是好？”服生说道：“本庙华光菩萨最灵感，原在庙里被精了，我们备些福物，做道疏文烧了，神道正必胜邪，或可救得。”服生与同会李林等说了，这些会友，个个爱惜魏生，争出分子，备办福物，香烛纸马，酒果，摆列在神道面前，与魏公拜献，就把疏文宣读：

惟神正气摄乎山川，善恶不爽，威灵布于寰宇，
祸福无私。今魏字者，读书本庙，祸被物精。男女不分，夤夜欢娱于一席；阴阳无间，晨昏耽乐于两情。苟且相交，不顾逾墙之戒；无媒而合，自同钻穴之污。先假纯阳，比顽不已；后托何

氏，淫乐无休。致使魏生形神摇乱，全无清爽之期；心志飞扬，已失永长之道。或月怪，或花妖，殛之以灭其迹；或山精，或水魅，祛之使屏其形。阳伸阴屈，物泰民安，万众皆钦，惟神是祷！李林等拜疏。

疏文念毕，烧化了纸，就在庙里散福。众人因论吕洞宾、何仙姑之事。李林道：“忠清巷新建一座纯阳庵，我们明早同去拈香，通陈此事，倘然吕仙有灵，必然震怒。”众人齐声道好！次日，同会十人，不约齐而都到纯阳祖师面前，拈香拜祷。转来回复了魏公。从此夜为始，魏生渐觉清爽。但元神不能骤复。魏公心下已有三分欢喜。过了数日，自备三牲祭礼，往华光庙，一则赛愿^①，二则保福。众人闻知，都来陪他拜神。拜毕，化纸，只见魏公双眸紧闭，大踏步向供桌上坐了，端然不动。叫道：“魏则优，你儿子的性命，亏我救了。我乃五显灵官是也！”众人知华光菩萨附体，都来参拜。叩问：“魏宇所患何等妖精？神力如何救拔？病体几时方能全妥？”魏公口里又说道：“这二妖，乃是多年的龟精，一雌一雄，惯迷惑少年男女。吾神访得真了，先差部下去拿他。二妖神通广大，反为所败。吾神亲往收捕，他兀自假冒吕洞宾、何仙姑名色，抗拒不服。大战百合，不分胜败。恰好洞宾、仙姑亦知此情，奏闻玉帝，命神将天兵下界。真仙既到，伪者自不能敌。二妖逃走，去乌江孟子河里去躲。吾神将火轮去烧得出来。又与交战，被洞宾先生，飞剑斩了雄的龟精，雌的直驱在北海冰阴中受苦，永不赦

^①赛愿：即还愿，谢神的祭。

出。吾神与洞宾、仙姑奏复上帝。上帝要并治汝子迷惑之罪。吾神奏道：‘他是年幼书生，一时被惑，父母朋友，俱悔过求杆。况此生后有功名，可以恕之。’上帝方准免罚。你看我的袍袖，都战裂了。那雄龟精的腹壳，被吾神劈来，埋于后园碧桃树下。你若要儿子速愈，可取此壳煎膏，用酒服之，便愈也。”说罢，魏公跌倒在地。众人扶起，唤醒，问他时，魏公并不晓得菩萨附体一事。众人向魏公说这备细。魏公惊异，就神帐中看神道袍袖，果然裂开。往后园碧桃树下，掘起浮土，见一龟板，约有三尺之长，犹带血肉。魏公取归，煎膏入酒，与魏生吃。一日三服。比及膏完，病已全愈。于是父子往华光庙祭赛，与神道换袍。又往纯阳庵烧香。后魏字果中科甲。有诗为证：

真妄由来本自心，神仙岂肯蹈邪淫！

人心不被邪淫惑，眼底蓬莱便可寻。

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
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话说西湖景致，山水鲜明。晋朝咸和年间，山水大发，汹涌流入西门。忽然水内有牛一头现，浑身金色。后水退，其牛随行至北山，不知去向。哄动杭州市上之人，皆以为显化。所以建立一寺，名曰金牛寺。西门，即今之涌金门，立一座庙，号金华将军。当时有一番僧^①，法名浑寿罗，到此武林郡云游，玩其山景，道：“灵鹫山前小峰一座，忽然不见，原来飞到此处。”当时人皆不信。僧言：“我记得灵鹫山前峰岭，唤做灵鹫岭，这山洞里有个白猿，看我呼出为验。”果然呼出白猿来。山前有一亭，今唤做冷泉亭。又有一座孤山，生在西湖中。先曾有林和靖^②先生在此山隐居。使人搬挑泥石，砌成一条走路，东接断桥，西接栖霞岭，因此唤作孤山路。又唐时有刺史白乐天，筑一条路，南至翠屏山，北至栖霞岭，唤做白公堤，不时被山水冲倒，不只一番，用官钱修理。后宋时，苏东坡来做太守，因见有这两条路，被水冲坏，就买木石，起人夫，筑得坚固。六桥上朱红

①番僧：西方来的和尚。

②林和靖：宋代诗人林逋的别号。

栏杆，堤上栽种桃柳，到春景融和，端的十分好景，堪描入画。后人因此只唤做苏公堤。又孤山路畔，起造两条石桥，分开水势，东边唤做断桥，西边唤做西宁桥。真乃：

隐隐山藏三百寺，依稀云锁二高峰。

说话的，只说西湖美景，仙人古迹。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，只因游玩西湖，遇着两个妇人，直惹得几处州城，闹动了花街柳巷。有分教才人把笔，编成一本风流话本。单说那子弟，姓甚名谁？遇着甚般样的妇人？惹出甚般样事？有诗为证：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话说宋高宗南渡，绍兴年间，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巷内，有一个宦家，姓李名仁。见做南廊阁子库募事官^①，又与邵太尉管钱粮。家中妻子，有一个兄弟许宣，排行小乙。他爹曾开生药店。自幼父母双亡，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，年方二十二岁。那生药店开在官巷口。忽一日，许宣在铺内做买卖，只见一个和尚来到门首，打个问讯道：“贫僧是保叔塔寺内僧，前日已送馒头并卷子在宅上。今清明节近，追修祖宗，望小乙官到寺烧香，勿误！”许宣道：“小子准来。”和尚相别去了。许宣至晚归姐夫家去。原来许宣无有老小^②，只在姐姐家住。当晚与姐姐说：“今日保叔塔和尚来请烧卷子^③明日要荐祖宗，走一遭了来。”次日

①南廊阁子库募事官：南廊阁子库，宋代专门支应军需的左藏南库。募事官，杂职小吏。

②老小：通常指家眷，包括妻儿父母。这里指妻子。

③卷子：盛放迷信品如纸马冥锭等的草篓。

早起买了纸马、蜡烛、经幡、钱垛①一应等项，吃了饭，换了新鞋袜衣服，把箆子钱马，使条袱子包了，径到官巷口李将仕家来。李将仕见了，问许宣何处去？许宣道：“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烧箆子，追荐祖宗，乞叔叔容暇一日。”李将仕道：“你去便回。”许宣离了铺中，入寿安坊、花市街，过井亭桥，往清河街后钱塘门，行石函桥过放生碑，径到保叔塔寺。寻见送馒头的和尚，忏悔过疏头，烧了箆子，到佛殿上看众僧念经。吃斋罢，别了和尚，离寺迤逦闲走，过西宁桥、孤山路、四圣观，来看林和靖坟，到六一泉闲走。不期云生西北，雾锁东南，落下微微细雨，渐大起来。正是清明时节，少不得天公应时，催花雨下，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。许宣见脚下湿，脱下了新鞋袜，走出四圣观来寻船，不见一只。正没摆布处，只见一个老儿，摇着一只船过来。许宣暗喜，认时正是张阿公。叫道：“张阿公，搭我则个！”老儿听得叫，认时，原来是许小乙。将船摇近岸来，道：“小乙官，着了雨，不知要何处上岸？”许宣道：“涌金门上岸。”这老儿扶许宣下船，离了岸，摇近丰乐楼来。摇不上十数丈水面，只见岸上有人叫道：“公公，搭船则个！”许宣看时，是一个妇人，头戴孝头髻，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，穿一领白绢衫儿，下穿一条细麻布裙。这妇人肩下一个丫髻；身上穿着青衣服，头上一双角髻，戴两条大红头须，插着两件首饰，手中捧着一个包儿要搭船。那老张对小乙官道：“‘因风吹火，用力不多’，一发搭了她去。”许宣道：“你便叫她下来。”老儿见说，将船傍了岸边。那妇人同丫髻下船，

①钱垛：成串的纸钱。

见了许宣，起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碎玉，深深道一个万福。许宣慌忙起身答礼。那娘子和丫鬟舱中坐定了。娘子把秋波频转，瞧着许宣。许宣平生是个老实之人，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妇人，旁边又是个俊俏美女样的丫鬟，也不免动念。那妇人道：“不敢动问官人，高姓尊讳？”许宣答道：“在下姓许名宣，排行第一。”妇人道：“宅上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寒舍住在过军桥黑珠儿巷，生药铺内做买卖。”那娘子问了一回，许宣寻思道：“我也问她一问。”起身道：“不敢拜问娘子高姓？潭府①何处？”那妇人答道：“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，嫁了张官人，不幸亡过了，现葬在这雷岭。为因清明节近，今日带了丫鬟，往坟上祭扫了方回。不想值雨，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，实是狼狈。”又闲讲了一回，迤迤船摇近岸。只见那妇人道：“奴家一时心忙，不曾带得盘缠在身边，万望官人处借些船钱还了，并不有负。”许宣道：“娘子自便，不妨，些须船钱不必计较。”还罢船钱。那雨越不住。许宣挽了上岸。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只在箭桥双茶坊巷口。若不弃时，可到寒舍拜茶，纳还船钱。”许宣道：“小事何消挂怀！天色晚了，改日拜望。”说罢，妇人共丫鬟自去。许宣入涌金门，从人家屋檐下到三桥街，见一个生药铺，正是李将仕兄弟的店。许宣走到铺前，正见小将仕在门前。小将仕道：“小乙哥晚了，哪里去？”许宣道：“便是去保叔塔烧卷子，着了雨，望借一把伞则个！”将仕见说叫道：“老陈把伞来，与小乙官去。”不多时，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道：“小乙官，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。八十四

①潭府：对别人府弟的美称。

骨，紫竹柄的好伞，不曾有一些儿破，将去休坏了！仔细，仔细！”许宣道：“不必吩咐。”接了伞，谢了将仕，出羊坝头来。到后市街巷口。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小乙官人。”许宣回头看时，只见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檐下，立着一个妇人，认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。许宣道：“娘子如何在此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便是雨不得住，鞋儿都踏湿了，教青青回家，取伞和脚下①。又见晚下来。望官人搭几步则个！”许宣和白娘子合伞到坝头道：“娘子到哪里去？”白娘子道：“过桥投箭桥去。”许宣道：“小娘子，小人自往过军桥去，路又近了，不若娘子把伞将去，明日小人自来取。”白娘子道：“却是不当，感谢官人厚意！”许宣沿人家屋檐下冒雨回来。只见姐夫家当直王安，拿着钉靴雨伞来接不着，却好归来。到家内吃了饭。当夜思量那妇人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梦中共日间见的一般，情意相浓，不想金鸡叫一声，却是南柯一梦。正是：

心猿意马驰千里，浪蝶狂蜂闹五更。

到得天明，起来梳洗罢，吃了饭，到铺中心忙意乱，做些买卖也没心想。到午时后，思量道：“不说一谎，如何得这伞来还人？”当时许宣见老将仕坐在柜上，向将仕说道：“姐夫叫许宣归早些，要送人情，请假半日。”将仕道：“去了，明日早些来！”许宣唱个喏，径来箭桥双茶坊巷口，寻问白娘子家里。问了半日，没一个认得。正踌躇间，只见白娘子家丫鬟青青。从东边走来。许宣道：“姐姐，你家何处住？讨伞则个。”青青道：“官人随我来。”许宣跟定青

①脚下：钉鞋。